



搞臭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

北 京 出 版 社

搞臭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10146

出版說明

編輯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給讀者在進行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時提供一些學習材料。書中選集了最近一個時期在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章十一篇，可供讀者學習參考。

搞臭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開本：787×1092 1/32 • 印張：2 5/16 • 字數：52,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冊

統一書號：3071·58

定價：(5) 0.18元

統一書号: 3071 • 58

定 价: (5) 0.18 元

目 录

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人民日报社論 (1)
不容个人主义“負隅頑抗”	馮 定 (5)
反对个人主义	魏欽公 (22)
談談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	李之畦 (35)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爭取做又紅又專的 人民医务工作者	王定坤 (46)
应该有無穷的动力	林 章 (54)
駁“两种动力一样效果論”	新 初 (59)
个人主义与癌	張光年 (62)
再談个人主义与癌	張光年 (66)
“甘居中游”是个人主义的表现	学 嬰 (70)
剖視“小个人主义論”	李 濱 (73)

搞臭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

(人民日报1958年4月13日社論)

双反运动在知識界已經形成爭取紅透專深的运动了，这是必需的。如果知識分子不紅透專深，我国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要做到紅透專深，必須破除思想障碍。而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因为在我国所有制改变还不久，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思想影响还很严重，即使在共产党員之中，也存在着这种思想。这个运动对于共产党員或者非共产党員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誰来教育誰的問題，而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进行自我教育，并且教育別人。

目前，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还严重地束縛着許多知識分子。那些騙人的“为科学而科学”啦，“为艺术而艺术”啦，“个人自由啦”，“清高”啦，“力爭成为世界聞名的科学家”啦，“一本書”啦，各种口号不一而足。这些口号帶着很濃烈的麻醉作用。在这种种口号之下，知識分子自我陶醉了，它麻醉了自己，又麻醉了青年一代。党和政府的号召，历次的政治运动，对这些麻醉了的人們來說，曾清醒一下，有一部分人确实清醒了过来。但是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还在陶醉着。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在許多地方，还有唱有和，还有一些市場。双反运动以来，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大字报烈火的燃燒。这是給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来了一頓“杀威

棒”，把威風打了下來，這是必要的。但是要比較徹底地解決思想問題，還有待於深入細致的座談、交心、辯論。因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長年累月集成的，它根深蒂固，有系統，有體系，頑固地占領着許多人的頭腦。它使許多知識分子，從待人接物直到學術思想，完全貫串着個人名利觀念。沒有細致的擺事實、講道理、反復分析的批判態度，就不能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徹底搞臭。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確實是極臭的。有的教師，為了個人多拿幾百元的稿費，出點小名氣，把主要精力放在寫稿譯稿上，對國家交給他的教學任務却敷衍了事。讓成百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浪費掉大好時光，在學校里得不到真才實學。有些人為了多拿到幾個錢，他們所譯所寫的稿子往往粗制濫造，文理不通，並且把許多有毒的思想通過自己的寫稿譯稿，流傳到廣大讀者中去。還有更嚴重的，他們自己學識淺薄，搞不出什麼名堂來，卻自己裝作學者專家，背地里東拼西湊，干些個偷竊勾當！這就是知識分子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干出來的事。干這種事的，目前還不在少數。

有的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一定的名，國家給他的工資已經很不低。他們卻繼續追求更高的名，更多的利。他對國家交給他的生產上立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棄之不顧。即使應承了一些，也是三心二意，敷衍塞責。他對自己所領導的一部分青年人，也看作是自己前進道路上的贅瘤，不認真指導，隨青年們去摸索。甚至把知識據為己有，把資料藏起來，把理論書籍霸占着，卻指揮青年人為他的個人研究去找材料，搞數據。

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是形形色色的，但

是万变不离其宗，根本問題是从个人名利出發，而不顧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們只想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思想發展到严重的时候，投机取巧什么都干得出来。

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正严重地障碍着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業的前进。对这些人，正确的学术思想是談不进去的。你說联系实际，他却認為解决一个实际問題比他那种所謂論文要費勁得多，他当然不干。你說培养青年，他却覺得“后生可畏”，不把真本事教給青年。你說厚今薄古，他却为了談古显得自己淵博，还可以东抄西湊，談今却要有真本事，还容易碰釘子，他根本不敢干。你說集体协作，他却想独占名利，对这种要求他当然接受不了。你說服从国家需要，他心目中只有个人的小名小利，沒有国家的大名大利，他怎么会服从国家的需要呢？

在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学术研究是按照个人的小打算零敲碎打，無計劃無重点的。它好像一个沒有脊椎骨的人，也許有一个手指头生得还很好，但就整个的人来说是站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依靠这样的人來發展經濟和文化事業。

問題很清楚，是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严重的丑惡的思想在妨碍着許多知識分子的进步。它妨碍着学术的發展，它妨碍着国家建設的前进。要徹底地把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丑惡面貌揭露出来，要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表现完全全地揭开，把它徹底搞臭，徹底燒透。必須把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又髒又臭的本質摆到光天化日之下，讓这种濃烈的臭气使任何人都掩鼻而去，这样才会使那些受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麻醉的人們清醒过来。

在這一場雙反的烈火中，我們要樹起思想領域的紅旗。我們的科學家，人人要講真心話，不管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不管是不滿或者牢騷，有什麼說什麼。只有當大家都敢于把什麼思想都挖出來的時候，人們互相之間才可能有比較深刻的了解，才能進行比較深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從而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燒透，把人們的思想問題解決，使大家輕鬆愉快地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徹底搞臭，並不是把所有有這種思想的人搞臭或者一棍子打死，而是以治病救人的態度使他們清醒過來。這樣做不是亂戴一些帽子，而是要細致地擺事實，講道理，開展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使人們認識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對祖國建設事業的危害性，從而使更多的人們受到真正有益的教育。

不容个人主义“負隅頑抗”

馮 定

編者按：北京日报于1958年4、5月間，組織了一次关于“个人主义有沒有積極作用？”的思想討論。馮定同志的這篇文章就是作为这次討論的總結而發表的。文中提及的刘仲凡，他的观点是这次討論中所批判的主要对象。刘仲凡認為个人主义有積極作用，是前进动力之一，因而他作的个人规划是：“畢業后到基層商業機構工作，在五年里要精通業務，爭取当科長、副經理。以后十年，鑽理論，搞研究，爭取当处長、厅長。二十年后成为有業務又有理論的經濟学家，并且成为貿易界的头面人物，例如当副部長、部長助理一級干部。那时五十多岁，再干十几年，主要是總結經驗，著書立說。”他認為他这个规划，看来虽是个人的主义的，但这是“積極的个人主义”。因为他認為如果實現了这个规划，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公私兩利。

經過历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經過这回双反运动中的大鳴大放，特别是因为集体主义已經开始在我国开花結实，整个民族出現了轟轟烈烈的大躍进新气象，个人主义自不能不“臭名远揚”了。

然而有些人穩坐在古老頹廢的个人主义城堡里，好像瞎子和聾子，对燦爛輝煌的社会主义新气象不見不聞，而对个人主义却还迷恋不舍，加以嘆賞，加以頌揚，甚至不惜用耍賴的口吻，將个人主义比做“臭豆腐”，好像正因“臭了”，才是“其味無窮”的。

我們今天是处在最迅速的革命急流里，国内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虽还可能有極少数人，甘願为个人主义“殉葬”，永远淪入个人主义的深淵，不想“拔身而出”。但是絕大多数人，受革命急流的蕩滌和冲激，总是要丟弃个人主义，迎向集体主义，而树立起来正确的世界觀的。不过这仍需要繼續斗争罢了。

个人主义自从遭到穷追和痛歼以后，又有了許多“新鮮”的論調，出現了“負隅頑抗”的形势。这引起了广大人民莫大的义憤，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固然”的。我也不能例外。因此，特借这兒的篇幅，对于这些“新鮮”的論調，提出一些粗淺的意見，供大家参考。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主义不是难免的

有人認為个人主义是难免的。

个人主义是难免的么？不是。

个人主义难免，这是只能对旧社会來說的。在旧社会里，特别是在“人不为己、天誅地灭”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地主、資产階級一方面視农民、工人如牛馬，实行殘酷無情的剝削，一方面又你爭我夺，角逐竞争，形成“成則为王、敗則为寇”或“大魚吃小魚”的局面，于是个人主义成为人生的指导思想，乃是自然而然的事。至于劳动人民，彼此間是不乏“大公無私”以至“舍己为人”的美德的，我国历来在民間流傳的就有不少这样的故事，往往使人可歌可泣，近百年来的革命故事更不必說。但是一般說来，劳动人民生活有这样“自私自利”的社会里，不但也会受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实际上，不管有个人主义也好，沒有个人主义也好，如果只知“为人”，不知“为己”，那么首先就無法生活。因此，在旧社会里，劳

动人民的沾染个人主义，也是自然而然的事；“除了兩手便一無所有”的工人是这样，小生产者的农民和手工工人更是这样；只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由于其在生产中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斗争中自然而然要滋长集体主义，从自在到自觉，这就显出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而其先锋战士就显出非常坚决英勇了。个人主义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特别浓厚，这是容易理解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本来是被资产阶级所培植和受资产阶级所豢养，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资产阶级要求其所培植和所豢养的知识分子的是，一面宣扬个人主义，夸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能或天性，替资产阶级的庸俗卑鄙言行唱赞美诗；一面使自己也成为十足的个人主义者，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嘴里说的是正义人道，心里想的是名利权位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气派。这样，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距离就越隔越远，就更能死心塌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了。

新社会已大不相同。在新社会里，人民内部越是互助合作，那么什么困难就越容易克服，什么事业就越容易举办。单干不及合作，个人不及集体，这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事实不断证明了的。我们人民在大跃进中，正是因为倚靠集体主义的力量，所以才出现了排山倒海的丰功伟业，出现了从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种种“奇迹”。这些道理，谁要是进入工厂去和工人谈谈，进入农村去和农民谈谈，便能一清二楚；只有被个人主义牢笼禁闭起来而“故步自封”的人，才还不明白罢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尚未完全建成，离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尚远；所以我们今天，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的，因为“按

劳取酬”，所以还会有人从个人主义出發，爭取“多酬”，甚至还会更进一步，干脆破坏“按劳取酬”的原則，而想“少劳多酬”直到“不劳而获”。比如刘仲凡，就是想利用“按劳取酬”的原則，爭取名利权位，飞黄騰达，以滿足其个人主义的欲望的。有些青年知識分子，深受资产階級思想的教育和影响，終覺为了集体，就沒有勁兒，而为了个人，學習和工作就有勁兒了。我国今天还有这些人有这样的思想和感情，这也是事实，而且是难免的事实。然而能不能因此便說，个人主义在“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难免的呢？絕對不能这样說。个人主义，在旧社会里，对一个一个的人來說，多少是难免的；在新社会里，对旧社会里生長教养出来的人，或接受资产階級思想而不及改造的人，也多少是难免的，但从社会的性質來說，从社会的發展來說，个人主义存在的难免性，決不是普遍的和永久的。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遵循“按劳取酬”的原則，但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是不断向上的；而且越是發揮集体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建設就越快，于是人民生活的向上也就越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是过去任何社会都比不上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就是像在“又空又白”而比較“落后”的我国，也能倚靠空前未有的速度而追上資本主义国家，而且追上以后，資本主义国家就將永远“一日千里”地越落越后了。“按劳取酬”終究要被“各取所需”所代替，是有事实一天一天在証明的。所以这就和旧社会根本不同。在旧社会里，就是不想做“人上人”，而是“安分守己”做个普通的人，也得首先照顧个人，才能生活；而在新社会里，只要照顧集体，不去考虑个人，个人的生活也是在不断向上的。因为个人利益是这样永远和集体利益相結合，所以个人主义就逐漸失去

了生存和發展的根源，何況社会主义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既有自由又有領導的。我們憑借社会不斷向上的基礎，同時主動調整分配，使彼此的生活不致太過懸殊，並且實行經常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使大家都有建設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偉大氣魄、寬敞胸襟，不致將個人和集體對立，經常在計較勞多勞少、酬多酬少的問題。有人說，在“按勞取酬”的社會里，沒有個人主義的打算就會吃虧；這是對社会主义制度的明顯污蔑。社會是在發展的，個人的才德也是在發展的，所以從分配的調整來說，永遠只能是在由較不合理而至較為合理的过程中，絕對合理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今天由於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有些人可能還有“酬過於勞”的現象，但這僅是過渡的現象；如果有人妄想享有“少勞多酬”的特權，那就決不會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容許。只要出現極少數類似這樣的現象，在大整大改大鳴大放中，就都遭受到了群眾的無情揭發和批判，就是證明。其實，我們不但已有不少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而忘“酬”的先輩，以至為革命事業而“舍生捐軀”的先烈，而且也已有不少具備共产主义人生觀的青年後代了。他們為社会主义的勝利建設所鼓舞，對實現社会主义社會和共产主义社會，有滿腔的熱情和信心；他們不計權位，不計名利，寧願“多勞少酬”，以至有時“只勞不酬”；他們認為只要對六億人民有利，同時也正是對全世界勞動人民有利，個人為了集體，說什麼沾光或者吃虧是毫無意義的。可是一切這些，對個人主義根深柢固的人來說，自然是不可理解的。

總之，在社会主义社會里，有集體主義人生觀而不沾染個人主義的人，將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越來越多，說個人主義難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如果拿“個人主義難免”做前提，必

將导致容許个人主义合法存在的結論，导致个人主义怎样也反对不了的結論。这种說法的真正用意在这里，其反动和危害性也在这里。

个人主义沒有好坏之分，也沒有积极作用

有人認為个人主义有好坏之分，个人主义有积极作用。

个人主义有好坏之分么？个人主义有积极作用么？沒有。

个人主义只顧个人，不管集体，本来就是不好的。个人主义只是生产資料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特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生产資料私有制尚未形成以前，个人主义是不会出現的，生产資料私有制廢除以后，个人主义是必將消亡的。但是即使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有階級社会里，不管人們多么自私自利，不管有極少数人从个人主义出發而“显亲揚名”，获得了“高位厚祿”，然而真正使社会前进的，决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而是劳动群众年年岁岁和世世代代在进行的生产活动；这是最起碼的真理，在今天我国，似已不需詳細說的了。假使認為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有階級社会里，有極少数人从个人主义出發，达到了个人主义的目的，比如像汉高祖、唐太宗等等，客觀上也确曾促进了社会的發展；又比如像大科学家和革新技术的人，客觀上也确曾促进了生产力的發展；于是便說这样的个人主义便是好个人主义；那么这究竟已是过去的了。我們今天是处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躍进的時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实现已在眼前；我們如仍“往后看”而不“向前看”，將旧社会里似好实坏的东西当做“法宝”，而在新社会里照搬照抄，那么本人必將碰得头破血流不必說，对社会自然也是只有危害而絕沒有利益的。

社会主义倚靠的是集体主义的力量；这种集体主义的力

量，是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必然要产生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完全对立，是勢不兩立的；說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好的，仍可有助社会主义的建設，自然只是自欺欺人罢了。有人認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主观上可从个人主义出發，而客观上也可对社会主义有利。这，老实說，就是投机。首先，投机总是只能一时，而不能持久；其次，投机而获得暂时的成功，終究只是極少数，不会多数；其次，投机投得愈大愈久，那么失敗也就愈惨重、愈厉害；这是投机的規律，是稍明事理的人决不否認的。个人主义無疑經常会妨害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而从个人來說，既不敢明目張胆“損人利己”，而仍想鑽集体主义的空子，永远处在投机的心理状态中，自也决非愉快的事，更不必說投机是迟早要暴露的了，試問个人主义究竟好在哪里，怎样能够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呢！有人拿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做什么”为例子，或者拿罗曼罗兰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为例子，証明个人主义是有好的。这种認識，也是时代的錯誤。假使在群众横受压制的旧社会里，有个别的人，从个人主义出發，能够对現社会实行反抗，或者能够刻苦鑽研而在科学艺术方面有所成就，这就是好个人主义的話，那么在社会主义里照样模仿，也是必然要落空的。

有的拿旧的学者和專家为例，認為光專不紅、先專后紅是可行的；也就是說，只要專了，即使从个人主义出發，对社会主义还是有所貢獻的。这是將紅和專割裂了，將政治和業務割裂了，將世界觀和方法論割裂了。又紅又專，决不应理解为，好像紅是半塊鉄板，專也是半塊鉄板，只要拼湊在一起就行了。至于早些拼湊，迟些拼湊，这块大些，那块小些，都沒有关系。其实，紅是必須貫串在專的每一詳情細節

里面的。真正的紅，不仅要分些時間来看报，談政治，参加群众性的运动，以至閱讀馬克思主义的書籍，而且更須指导專的进行，从科学和教学的内容，抉擇題目，挑选人才，以至从事科学和教学的方法和風格，都有联系。苏联的教育事業、科学技术，为何能够迅速赶上以至超过美国，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像灵魂似的，深入在全身、四肢和亿万个細胞里，在起作用的。如果过去从个人主义出發，采取个人主义的方法和風格，也多少有所專的話，那么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采取这样的方法和風格，来从事“專”，結果这样的“專”不仅大有限度，而且会因社会的愈前进而愈倒退，脱离群众的生活，脱离社会主义的实际，对社会还会有什么貢獻好說。紅必須貫串在專里；政治必須浸滲在業務里；正确的人生观必須体現在語言和行动里。旧的学者和專家，在社会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什么需要再次三番进行思想改造呢，为什么不但思想要改造而且科学和教学也要改革呢，以至研究方法和生活風格等等也都要大大改进呢？正是因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势不兩立的，沒有全面的和徹底的轉變，是輕易不会从資產階級的学者專家成为無产階級的学者專家的。旧学者專家的轉變，靠外力引起內力，由被动而至主动；其轉變的結果是愉快的，而轉變的过程却是漫長而痛苦的。这些情况，同样也是旧时代的遺留。我們今天，是不是仍需去走这样的路呢？不需再去走了，更不需教导青年后代再去走了。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兩種立場，兩種世界觀，兩種人生的方向；所以二者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我們处事接物，只能分清从个人主义出發，还是从集体主义出發；而不能將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二者配搭起来。有人認為，大个人主义是